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征文 第7季

芽尖上的春天

李星涛

春天是从芽尖上开始的。芽尖上的春天,美丽而充满了诱惑。

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四周弥漫着毛茸茸的绿。不经意低头一看，酥软的地上已是草芽一片。草芽刚冒出时极好看，一旦顶起露珠就更美了。清晨，一颗颗露珠泊在草芽上，晶亮透明，烁烁放光。眯着眼看过去，与夜晚璀璨的小城一般无二。草芽当中，绒绒草最单薄，无法顶起一颗大露珠，只能被露珠包裹在中央，恰似胞衣里面娇嫩的胚胎。茅草茎挺有力，高举着一颗大露珠，像是准备今夜为蚂蚁和蚜虫夜间照路。巴根草将露珠安放在“丫”字的两杈之间，恰如古人斟满琼浆的爵杯。我不知道使用这酒器的饮者是蜜蜂还是蝴蝶，最终醉倒的在草芽中间的又会是哪一位远道而来的飞虫。我只愿相信，这一颗颗露珠，一定是大自然这位母亲抹在孩子嘴里的一滴滴蜂蜜，她要孩子一生都像蜂蜜一样甜美。

茅草的芽尖是茅针。茅针形如纺锤，两端尖，中间略粗。颜色有嫩绿，紫红，鹅黄。其顶端有一尖叶，尖刀朝上，锋芒毕露，乍一看，凛然欲刺人手，然而用手触之，却很柔顺。手心划过，痒痒的，软软的。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其顶端向上一拔，便可“吱”的一声，将其拔出。轻轻剥开，里面就是一条柔软洁白的花穗，用两个手指小心捻起，毛茸茸的，有绒光，触摸起来很柔软，放进嘴里一嚼，柔滑甜嫩，一缕清冽的草香先是点缀在舌尖，继而化成一团早春的气息，于口腔静静弥漫……

蒲笋是菖蒲的芽尖。刚采回的蒲笋要先剃掉顶梢，留下一尺多长的根部，然后剥去嫩绿的外皮，就露出又白又嫩的蒲笋。蒲笋刚剥出来是可以生吃的，味道淡甜清爽，恰似秋姑娘用凉风书写的一阙小令。我生吃蒲笋喜欢捧着爽脆从底往上吃，虽然蒲笋顶端尖尖的，没有鹅黄的蒲叶，但我却常常能吃出满口的惊艳，觉得舌尖上汁液就是蒲草液化的香气，朝霞般的绚烂清凉。

一直觉得，一碗汤或是一碗面条，若是没有葱花的点缀，那是没有灵魂的。因而，一直梦想着，种上一盆葱，一抬眼就能看见，一伸手就能掐几根的郁郁葱葱的葱。不能种太远，就种在家里，水烧开后把面条丢进锅里，不紧不慢去掐几根来，时间还绰绰有余。种一盆葱，把一盆葱种得生机勃勃成了我的梦想。

起先我以为种葱跟种花一样，很容易。于是买了一盆葱种了起来。哪知道，葱比花难养得多，起先还生龙活虎的葱，渐渐地蔫了，枯萎了。我不死心，又开始种，先是用小盆养，养不好，然后又大盆养，还是养不好。后来搬到露台上，还是养不活，但我总不死心，再后来搬到窗台上，小葱还是死气不活的样子，细长细长的，像营养不良的豆芽菜，我一直搞不清楚养不活的症结在哪里。

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,一个偶然的机会,小葱却给了我一个惊喜。那天卖菜的大姐送了我一把葱,我见太多,随手栽在阳台上的一个大花盆里,花盆里种着一株四季茶花,茶花正在开放,见花盆边沿的地儿空着,

香椿芽是舌尖美味，它有多种吃法。“香椿芽拌豆腐”是常见的佳肴。人们将香椿芽洗净后用盐稍腌，轻揉，一夜即可取用。用时将腌过的香椿芽切成末，再将蒸透后切小丁的豆腐与香椿芽末放入盘中，撒上精盐，滴上香油拌匀即可食用。还有一种做法叫“炸香椿”——将嫩香椿洗净，沥净水分，加盐后揉搓均匀，再在调好的面糊中沾匀，放入热油中炸黄，取出食之，又酥又香，比起城里那烟熏火燎的烧烤不知要强多少倍。因整丛香椿炸成后形似鱼，所以又叫“香椿鱼”。我则喜欢将香椿芽和鸡蛋合炒，不仅颜色看上去养眼，而且吃起来也清爽无比。

新茶是我的最爱。嫩绿的叶片，尖尖的，凑近细闻，一缕干燥的清香弥漫开来，直沁肺腑。取一透明的玻璃杯，泡上新茶，饶有兴趣地品赏。

茶初泡时，皆漂浮于水面。有的拥挤纷扰，有的欲展还休，有的干脆就紧贴杯壁，既不上浮，也不下沉。熙熙攘攘的，若吵闹不已的人群。茶叶浸透水之后，便不会再拥挤在水面，一芽芽缓缓沉下来。在此过程中，它们充分伸展身姿，把营养慢慢渗透进水里。于是，茶水的色泽鲜了，味儿浓了。

端起茶杯，轻啜一口，茶香伴着热气在舌尖氤氲缭绕。伊始，茶味香中蕴苦，继而苦中渗香，最后苦味香味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珠联璧合了。

由品赏新茶，忽有所感悟，人生之道，不也是这样吗？想入世之初，心境浮躁，骄狂鲁莽，不可一世。而当一个人经历过生活表面的浮沉之后，渐渐领悟了生活的真谛，他便会停止了喧嚣和狂妄，默默深入到生活之中去。此时，他不为名利所扰，不为世俗所乱，务实而尽责，谦虚而沉静。其自身的能量也就会通过工作释放出来，自然就会奉献出一杯杯芬芳四溢的人生茶水。

芽尖上的春天,不仅充满希望,养眼芬齿,而且还能让人有所思,有所想,怎能不让人喜爱呢。

栽葱不会有什么影响。没想到小葱居然成活了。没几天功夫便冒出了鲜嫩的芽儿。我欢喜万分,心想,这真是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呀。”

再后来，只要家里有多余的葱，我都会把它们栽在大花盆的边沿里，需要用的时候就过来掐几根。没想到，这样栽的葱，居然比特意用花盆栽的长势好。盆里的葱渐渐多了起来，郁郁葱葱。煮面做汤的时候，把水烧好，走到阳台上掐点葱来，都还来得及，葱也无需多，三五根即可，洗干净后切成小段，放在碗底，汤水一泡，便浮上来，一碗汤或一碗面，因为有了葱花的点缀，便有了生机，有了食欲。

我种葱的梦想,就这样在反复的实践之下实现了。花盆里有花也有葱,闲时看花,饿时掐葱,还真是一举两得。那围着花盆长成一整个圆圈的碧绿的小葱,越看越让人欢喜,越看越觉得生活充满了乐趣。而我们,只要拥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心,拥有对生活的无限热爱,那么,便会有无限的惊喜迎面扑来。



开启三月的封面

刘凯

一场缤纷的杏花雨,开启了三月的封面。于是,精彩绚丽的人间三月便敞开了她的全部情节……

“极目离离，遍地濛濛，映粉红墙低，一片鹅黄。”三月，油菜花占据了田畴的大部分版面。那些花沐浴着春的神韵，满垄遍野，竞相绽放，一朵朵，一簇簇，一片片，美得让人迷失、陶醉，艳得令人心旷神怡，将人间三月绘成了一幅美丽清新的田园油画！

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夜色中，春雨淅淅沥沥，为三月的篇章标注着抑扬顿挫。那雨，时急时缓，时轻时重。急时似山间鸣泉，叮咚而下，去赴一场与作物们商定已久的约会；缓时如桥下流水，淙淙而逝，仿佛暗夜里弹奏的一曲《雨霖铃》；重时如长者的叹息，敲打着人们的心扉；轻时似恋人间的呢喃，细细的，注满柔情……

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。三月的风仿佛仔细过滤过了似的，纯净而绵软，吻着刘海，擦着眸子，揉着脸颊，涤濯凡尘。那风极有魔力——吹过柳林，枝头便由黄变绿，柳丝如烟，陶醉风中；吹过山冈，草色由浅入深，几天的工夫便改写了山冈的容颜；吹过田畴，土地酥软，地气升腾，各种野菜如星星般遍布垄畦；吹过果园，桃花、李花、苹果花、山楂花一齐竞放，白的如雪，粉的似霞，千树争妍，云蒸霞蔚，引得蜂蝶纷至沓来，饱啜一场盛况空前的花宴……

“老牛自知春来早，不用扬鞭自奋蹄”。此时的田野，人影遥遥，尖利的铁铧在牛儿的长哞中，犁出了一垄垄崭新的希望，一颗颗种子掩在三月的字里行间，平展展的田畴上，萌生着一茬茬富庶和笑声。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。三月盛产艳阳天。人们呼朋引伴、扶老携幼，走出家门，走向郊野，踏青、打秋千、放风筝，在嬉戏中寻找青春，追逐快乐，放飞梦想，体味亲情。

三月，所有的听觉、视觉、感觉，都欣欣然从梦中醒来，眸子里有了神韵，思绪里添了兴奋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世间万物都在这一瞬间突然有了生机和灵气：山，朗润着；田，碧绿着；水，清澈着；人，忙碌着；树，青葱着；就连鸟儿，也在三月的枝头欢鸣跳跃，那串串或隐或现的身影像一条条弧线，谱出了三月朝气蓬勃、万象更新的黄钟大吕！



小葱青青

刘希